

# 师者的幸福

□兰芷

光的脸，原来是俊贤的妈妈。她只来得及喊一声“亢老师”就哽咽不能言了。

六年中我带过她的孩子三年，都说师者如父母，离别之际我才发现这句话是真的。俊贤小时候调皮捣蛋，人小鬼大，上课抢答，不遵守纪律，让我伤透了脑筋，但那又是个多么聪明，热爱老师的孩子呀！再难的问题他站起来都能回答得头头是道。冬天里，发现老师冷得搓手，他就立马用自己的小手攥住你的手为你取暖。我还记得批评他时，他眼里噙着亮晶晶的泪水，可就是不肯让眼泪落下来，那模样让人不忍心再说什么。我忘不了他放学时和我挥手时说的不是“再见”而是“老师，我爱您！”

阳光透过银杏树叶洒下来，斑驳的影子在地上微微摇晃。孩子们进校时小树刚刚种下去。春天我们一起拔过树下的杂草，秋天一起捡过扇形一样的落叶。见过喜鹊落在草地上人似的踱步，遥望过天空“人”字形的大雁，背诵过课文“秋天来了，树叶黄了，一片一片落下来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一字。”寒来暑往，岁月流转，念着念着他们就长大了。如今，他们和葳蕤的银杏树一样生机勃勃，目光清明，步伐矫健，身姿挺拔。而我早已步履迟缓，华发丛生。

回到教室，里面正闹成一片。刚在门口站定，就看见艺萱和梓辰妈妈带着孩子赶过来。当初那个娇滴滴的、爱追着老师告状的小姑娘已经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。正是“豆蔻梢头二月初”的大好年华，她出落得更加落落大方。每次在校外遇见，离得老远就能听到她喊老师。

正想开口说些什么，梓辰妈妈就拉着孩子说：“来！给老师鞠个躬，感谢她这么多年的教育。”我慌忙去扶，刚刚止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我何德何能承受孩子的

一拜呢？我只不过是做了老师该做的事情而已，竟然收获了这么多爱的回应？

头一次发现我对工作的热爱原来都如落地的小鸟，总在最不期待的时刻纷纷振翅重回我的怀抱。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故宫的九龙壁前，那爱的回音余韵悠长，久久回荡。亲爱的孩子们，这让我如何不爱你们？但立即就有一丝愧疚，我不是圣人，也曾声色俱厉地发过脾气，委屈时也和学生一样掉过几滴泪来。

教室里，马千里同学正开心地吃着毕业蛋糕。五年级分班后，他在作文中吐露心声：“进入雍城小学四年了，亢老师终于带上我了。”为他这一句话，我批改作文的手抖了抖。那种错过四年的遗憾，那种乍然相遇的惊喜跃然纸上。这是一个孩子郑重的托付，这是比水晶还要纯净的赤子之心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我很高兴遇见你，我更高兴遇见你。

有人说教师是一个枯燥的职业，教师生涯一眼就可以望到头。但要说，这正是教师的幸福之处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花不同，人亦不同，又怎么会枯燥呢？师生一场，缘分也不过五六年时间，好比月遇从云，花遇从风。

我们遇见了，甚至说不清谁才是那未开刃的刀，谁才是那粗粝的磨刀石。我们相携着看过一程风景，共同成长，然后才明白教育是一种双向的救赎。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照亮。这难道还不能叫作幸福吗？

银杏树的影子渐渐西斜，黄昏要来了，该是告别的时候了。下一个开学季，银杏树又将迎来一批新鲜的面孔。但我明白那些曾经在身边快活嬉闹的孩子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藏在它的年轮中，永不磨灭。

(单位：宝鸡市凤翔区雍城小学)

# 医者的使命

□张炎琴

生命的舞台上，每一位医者都是那盏永不熄灭的明灯，照亮病患的漫漫黑夜。他们的手中握着的不仅是冰冷的手术刀，更是温暖人心的使命与责任。

自年少时起，我便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那时，村中的李大大夫背着沉甸甸的药箱，穿梭在村子里为乡亲们治病疗伤。他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，成为激励我砥砺前行动力。终于，在19岁那年，我踏入了医学院的大门，开始了与医学相伴的漫长旅程。

五年时光转瞬即逝，当我穿上白色的医袍，便意识到自己的肩上承载了太多的期望与责任。我的工作地点是一家小镇医院，每天都有很多患者前来就诊，我的职责便是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他们解除病痛，带来健康。

那时的医疗条件虽然有所改善，但仍然有很多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。每当看到患者在病痛中挣扎，我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，知晓作为一名医生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，不能辜负患者对我的

信任。在医院工作的日子里，我见证了无数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一次，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孩子来看病，孩子患有罕见的遗传病，需要进行大手术。那位母亲并没有放弃，她四处筹款，只为给孩子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，那位母亲的坚强和毅力令我深感敬佩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，孩子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。当看到母子俩离开医院时脸上洋溢的笑容，我知道自己选择的职业是多么伟大和有价值。

除了日常的治病救人外，我还积极参与医院的公益活动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事们来到了一个偏远山区，遇到了一个名叫小花的女孩。她只有9岁，却患有一种可能导致失明的眼疾，因为家境贫困，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治疗。当我为她检查时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告诉她：“小花，不要害怕，我会尽力帮助你。”

经过精心治疗，小花的病情得到了显著改善。离开时，她紧紧抱

住我，眼中充满了感激和不舍。那一刻，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：作为医生，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，更要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带去温暖。

当然，从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有时会面临难以治愈的疾病，有时会遭遇患者的不理解 and 抱怨。但正是这些挑战，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每一次克服困难、每一次挽救生命，都让我更加珍惜这份职业带来的成就感。

如今，虽然退休在家，但每当回忆起那段在医院里奋斗的日子，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医者的使命是温暖的，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，也是我青春的见证，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珍视。

# 勘探人赞歌

□徐云杰

我们用脚步丈量祖国  
沙漠荒原  
密林戈壁  
山沟海岛

手握GPS定位仪  
连接北斗导航系统  
熟练操作着笔记本电脑  
勘测研判定位

钻塔耸立  
机器昼夜轰鸣  
钻孔循序渐进  
泥浆循环往复  
“智”取岩芯

冒风雪

顶严寒  
踏冰霜

战酷暑  
斗高温  
洒汗水

那林中的鸟  
向我们报告黎明  
那天上的星  
为我们点燃明灯

我们火焰般热情  
战胜一切疲劳和困惑  
我们满怀无限希望  
为祖国探寻富饶矿藏  
(单位：陕西省煤层气勘探分公司)

# 家乡味道

□姜芳

游离于他乡二十余年，走着走着，家乡的味道在白与黑、昼与夜的时空隧道里转换成味蕾上的思念。

小饺子——我们白水独有的风味小吃，仅限于我所在的三四个乡镇，老人过寿、婚嫁嫁女、过节过年时作为早点、午餐或流水席招待贵宾。

记得外婆在世时，每年正月初三，亲戚们都会聚集在舅舅家为她过寿。或许是小饺子做法简单，食材寻常，或许是外婆坚持心中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信念。总之，小饺子是外婆家从不更换的待客饭食。

一大早，姘子与表姐开始忙碌，和面的、擦萝卜的、焯水的、刷馅的、调料的，外婆也脚下转个不停。姘子的喊声穿透窑洞里的雾气，在看不清人影的空间里环绕，“妈，啥都不要管，坐到炕上就行了。”

女人们盘腿而坐，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唠着闲话。大表姐在厨房案板上将饺子皮擀好，由孩子们运送到炕上。有时，饺子皮也会成为孩子们打仗的“武器”，大人时不时用擀面杖打着孩子，烟气、雾气、尘土气，叫喊声、欢笑声一齐充盈着院子。

一篋子、二篋子、三篋子……包好的小饺子如大拇指般大小，捏成弯弯的月亮形状，在篋子上围一圈又一圈。舅舅常指着最中心的小饺子说：“妈，你看，你就是这个中心点，你的子孙都在围着你转圈圈……”外婆这时总笑得合不拢嘴。

吃小饺子还得有臊子，臊子制作工艺有些复杂，需要十

几种食材。舅舅很注重臊子，必亲手为之。他提前备好海带、木耳、香菇、白菜、粉条、红萝卜、豆腐、肉末等，热油先将肉末榨干，葱姜爆香后，倒入各种菜品加调料翻炒入味。再添加煮过肉的汤汁，熬煮一会儿后臊子就做好了。跟西府臊子比起来，东府臊子没有酸腻的感觉，多了一点清淡醇厚的韵味。

一碗小饺子，浇上臊子，碗里瞬间出现了红、黑、白、紫、绿等各种色彩，吃一口鲜而不腻，豆香与肉香呼应。此时，用任何词语都无法表达心中的那份美好，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意味悠长。外婆去世后，我客居他乡，好几年没有吃到外婆家的小饺子了，每每想起亲戚们聚在一起，孩子们的吵闹声、大人间的说笑声、姊妹的嬉笑声，我总默默地想，明年过年一定到舅舅家吃小饺子。

前不久，邻居叔叔给儿子完婚，他家门口设了一个大锅让乡亲们品尝小饺子。邻居、亲朋好友谁都可以吃饱并带回一份，平日不常见的邻居闻着香气来了，路过的陌生人也会上前讨个口福，小孩子们拿着小碗也来了。“慢点，小心烫……”“没事，来者都是客，管饱吃好……”掌勺的大厨边盛饭边吆喝。

父亲说，那是邻居叔叔借着儿子结婚，用这种方式答谢亲朋好友！碰巧那天我也回去了，妈妈拿着自家的碗，给我舀了一碗小饺子，我赶紧往嘴里塞了一个吃起来，还是以前那个味道……或许，这就是家乡的味道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(单位：渭南市文化艺术中心)



秦岭云海 孙鹏 摄

# 独处黄昏

□辛恒卫

残阳如血，独自坐在乡下土屋的一角，默默患得患失，已经记不起这是第几次了。

三年前的秋天，慈父去世，我伤感倍至。黄昏土屋的屋里屋外，每个角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我寻找父亲的足迹，我觉得自己慢慢脱离了人群，接近孤独。也不知从何开始，总想一个人走进暮色将至的黄昏中走走或坐坐，明明知道失去父爱的黄昏思绪最愁，但仍无法约束自己的伤感。我也觉得确实无奈，似乎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无法激起心灵的一点亢奋。

也曾深知，唯一不能失去的父亲在平静中向我说再见，却总也无法让自己凝滞的目光，留住那份不能失去的情感。曾感受过失去一切的孤苦，却还让它从冷漠与悲哀中轻轻滑落。我想留住它，那份慈爱、那份欢乐，还有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和伤感。

我爱我的父亲，但是这一切，这全部的怀念和思绪都只能留给黄昏时乡下土屋的屋里屋外，以及夜晚孤枕边的两

行清泪。85岁高龄的父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，按理说他是寿终正寝，驾鹤西去，我也曾多次告慰自己化悲痛为力量，无论怎样，都要坚强地走过这段时光。然而虽然三年了，每每回首，仿佛就在昨天，慈父亲切的面容仍浮于眼前，那期待的、热切的目光，那额头上的皱纹，都勾起了深切的怀念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尤其到了清明时节，我回到乡下父亲曾经居住过的老屋，黄昏时独坐土屋的一角时，便又想起了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，每当耳边飘过一声笑声，便会使我想起父亲那爽朗的笑声。此情此景，我所有的失落惆怅和孤独便一起涌了上来，只能在黄昏的一角独自品尝。

残阳渐去，凉风夹带着一丝寒意。望着远方的山、远方的路，似有家门就在眼前的感觉，父亲轻轻地朝我挥手，笑容溢在脸上……

(单位：镇安县老干局)

# 簌簌红柳

□李博天

在神木西站下车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棵红柳。在我刚入职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时，就从大家口中听说了对神木西站的评价——公司煤炭销售火车发运的重要站点、对接省外客户的重要窗口、六线四区域战略的重要路段……可在其偏远的位置观望，只见周围的环境与其重要性并不相配。

这种反差真的存在吗？去之前我曾多次问自己。老员工喜欢拉着我聊很多。常聊到以前的艰苦工作环境，聊到曾经冗杂繁琐的工作流程，更聊到昔日鲜衣怒马的驻站同胞。

“那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？”我看着窗外的红柳，问得漫不经心。“为什么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旋即笑出了声：“这里必须有人上班啊。”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释怀。

我其实并不想在这里待很久，但是我知道那棵红柳早就扎根于此。

柳树这种植物应该是很柔弱的，柔弱得只能依靠春雨的温存。我抱着这种想法擅自同情着窗外风沙中的它。不知待到第几天，我不经意地路过红柳，一眼就落在它的树干上——那是自然撕裂的痕迹，或是躯干开裂，或是皮肤剥落，它的伤疤像是在咆哮，又像是在嘲笑。它咆哮风沙对它的不公，也嘲笑它对风沙的不屑。我分不清簌簌作响的是风还是它的枝叶，来年又在伤痕上长出新的枝丫。

这就是它为什么在这里吗？不同于刘禹锡毫格间的“弱柳从风疑欲折”，却尽显了老子笔下的“处众人之所恶，

故几于道”“夫唯不争，故无所尤”。

我明白了些什么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待多久，但是我知道，那棵红柳一定比我久。

我离开那里的前一晚恰逢中秋，不知是为了送别还是为了共迎满月，老员工准备了半盅白酒，拉着我继续说：“这里条件是差一点，但是这里必须有人上班啊。”他重复着第一次见到我时的那句话。“我明白。”看着窗外月光下的红柳，我点了点头。这个回答如今令我彻底释怀。

现在我发现，这里的一切似乎充满矛盾，却又合情合理。重要的是神木西的地位，艰苦的是周遭的风沙，而平衡这二者的是一个默默坚守者的情怀。就像那棵红柳，阴天与杂草同受风雨，晴天陪灌木共担烈日，它从不诉苦，也从不自怨自艾，只是将伤痕换作新生的印记，依旧在风中挺立。纵使风沙剥蚀，纵使白云苍狗，依旧初心未改，本意不忘。圣人皆孩之，不过如此。

起风了，我也张口含入杯中物。浊酒入喉，痛饮神府雪；红柳迎风，气贯麟州天。这一瞬间，喉中的辛辣与窗外的挺拔同时敲响着我的耳膜。我甚至分不清那是酒精还是热血沸腾。也许都是，也许都不是，但在离开的前一晚已经没人注意了。

回过神来，月光下的红柳清静而骄傲。我没有在那里待太久，但是我知道，那棵红柳还会在那里，迎风踏雪，生生不息。

(单位：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)